

春秋傳

九

春秋傳卷第二十四

昭公上

元年魯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左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公此陳侯之弟昭也何以不稱弟昭為弒世子偃師則言將自是弒君也今將不詳焉為與親弒者同君親无將而必誅焉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族人不得以其屬戚君也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軟若曰狎主

春秋卷第二十四

三十五

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

三月取鄆

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許於會楚告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有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為之請者豹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請於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

左傳
公還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
不詳也



左見傳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公秦九大夫何以善任諸晉
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弟
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谷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爲
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
之惡也

左晉中行穆子敗九族及群
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穆舒
曰彼徒我車所遇又既以什
共車必克請皆卒自我始乃
毀車以爲行以誘之狄人笑之
未便而薄之大敗之
公此大國也曷爲謂之太原
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
谷中國曰太原其狄曰太原者
從中國名從主人

鄆爲日夕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元也乃免
叔孫其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
書爲內諱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按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
去躍選鍼遂出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
禮是禍之也鍼之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問焉曰
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
以得見叔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
令圖天所贊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者
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
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
猶沒身敬之不衰况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
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
玁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
封境而止也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
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
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云崇尚步卒爭以

變詐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劫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左莒展與立而奪群公子稱公子召去疾于齊展與奔吳

天下國家定于一吳楚僭號經不書葬土無二王也。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以小白繫之齊則糾不書子國無二君也。展與乃莒子而去疾曷為又以國氏乎程氏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此莒之公子曷為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難詞也。

春秋三十四

三三高

莒展與出奔吳

展與莒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弑君者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不可以有國則曷為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虢之會展與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許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葬邾悼公。十有一月己酉。葬子廩卒。

叔弓帥師疆鄆田
公疆鄆田者何與莒為竟也
與莒為竟則曷為帥師而注
與莒也

谷經之為言猶克也
左見傳
胡經不書葬是避其号而不
葬者也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
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使赴於諸侯應為後之詞
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
緝蒲為宮設服離衛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
之心矣雖以疾赴曷為承偽藏在諸侯之策乎當
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學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
逮聞也又曷為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
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薨則書薨卒則書
卒弒則書弒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
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凡為史者皆可及也或薨
或不薨或卒或不卒或弒或不弒或葬或不葬筆
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
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邾敖實弒而書卒何歟
令尹圍弒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
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
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相召陵之禮而宋
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
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弒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
弒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
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憫中國

左前傳云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

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

左傳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夫見禮也

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謂陳无宇非卿執諸中郛

左見傳

公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

谷如晉故晉有疾也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

左叔向曰陳无宇於晉侯曰彼何罪陳无宇歸

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篡弑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立義微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按左氏鄭駟黑好在人上攻良霄而逐之又與公孫楚爭室又將作亂去游氏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

伐伯有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二也矯君之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遂縊而尸之黑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強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累乎上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按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

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

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尊昭公既不能據

左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符齊侯使晏要請繼室於晉籍曰宣子使叔向對曰魯君之願也

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後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或曰禮者明微正於未動之前可也巳至于河而見卻雖欲勿反將得已乎曰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國輕身以修鄰好乃欲卻而不納夫何敢若曰微邑禍小敬事大國惟恐獲戾聞陳無字見執於中都謂少姜之數於守適信也用其不違寧處政履山川來修弔事今若不獲進見剪為仇讎他國誰敢朝夕在庭修事大之禮乎夫小國之去就從違聽天國之令也若非仇讎齊人諫陳無字之罪何以令之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爲盟王如此晉人其將謝過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垂而不明乎禮其及也晉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召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一不待懸絕而皆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

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

左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左鄭伯如晉韓起如齊送少姜之符齊侯使晏要請繼室於晉籍曰宣子使叔向對曰魯君之願也

微微邑以不立朝王之故微邑之往則畏執事其不往則宋之盟云宣子使叔向對曰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

左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甲之穆對曰不可魯孫二邦實不忘我好故以送之猶俱其感其如日而加敬與季孫送之

曰大雷雨也

左曰壽

谷且曰北風道史大也

左鄭伯如林字產相林之子

字之

左許男如林之子止之遂止

鄭伯使樹李如晉求諸侯樹

李致命曰君有患賜字盟

曰晉楚之淫交相親也乃許楚

使樹李遂請自晉侯許之

左大雨也李武子問於申豐
曰電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无
電虽有不为灾電之為當誰
能禦之

出奔齊罪之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
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君
是戴齊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以兵諫無異而
罔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
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
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一
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卻立胥童而弒於
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弒於趙村衛獻
公殺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故
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
而身不存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
春秋九夷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
也而垂戒遠矣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霖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
疾氣噎霾雹戾氣也陰實陽臣侵君之象當是
時季孫宿襲位出師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
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宰
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各藏冰之失
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

備舉燮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凄苦之
變雷出不震無雷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
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
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過風七月之詩
其將能乎

夏燕于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頃子胡子沈
子小邾子吳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見之諸侯皆
狄也其意也何楚虔執麋以立而求諸侯於晉晉
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郟城竟

春秋左傳卷二

卷二

莫校畏其強盛則曰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滅
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
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墮楚盛而降之罰也
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梁身竄於棘里而盛於
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以人
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哉君之賊在春秋時
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
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
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
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

左諸侯如楚魯齊衛曹邾不
會鄭相先待于申楚子會諸
侯于申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
故執諸申楚子以諸侯侯吳
使屈中園諸朱方克之執齊
慶封而卒滅其族遂以諸侯
滅賴遷賴於郟楚子敬遷
許于賴城之而還

公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
為齊討也慶封走之矣封之
於防不與諸侯專封也
谷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
乎夫鍾馗其不言伐鍾馗何
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
何也為齊討也遂繼事也
左取鄭言易也亂著者兵也
而不極鄭。叛而來故曰取凡
免邑不用師徒曰取
公其言取之何城之也城之則
其言取之何為大忌諱也
左叔孫卒而立昭子而相之
左見傳
公舍中軍者何復古也
谷費凌正也

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賤而
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
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
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之
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
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
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
立命不委於命而守宙在其手若也故楚廢書卒
不革其偽赴於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盟於後此
以怨待人而善備賢者之意其意訓之也夫矣

楚人執徐子殺七月楚子秦侯陳侯許男嬖子
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頓九月取鄭
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魯王正月舍中軍

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
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獲二二子各一
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
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
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
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

左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有轉
之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
蕩如晉逆女晉侯送女于邢丘
左公如晉自鄆勞至于贈賄无
失礼

左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言
人想于晉侯故止公范獻子
曰不可諸婦之間而以師討焉
乃歸公

公年夷言何言大夫也言无大
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
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
也

谷以者不以者也未奔者不出
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言无大夫
其年夷何也以其地來則何
以書重地也

左公至自晉言未討不設備
言敗諸紛泉言未陳也

公濟泉者何涌泉也
谷狄人謂責泉失台于河中
國在送主人

左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
以取棘櫟麻之役越大夫常
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間
吳師出遠啓疆帥師送之還
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是行
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
左秦后子沒歸於秦景公卒
故也
公何以不名秦者秦也區區
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

三綱淪替南遺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
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
來奔

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冊微也牟夷莒大夫
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
其人終為不義葬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
而我入其利兩讓之也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
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為己以義不以利如以
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

春秋傳三十四

十

三十三

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邑而言
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穀七月公至自晉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秦
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
吳

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
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
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
道也楚於是以前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師亦
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為主

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為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子褒貶義安在乎且吳楚徐越雖比於夷狄而劉敞以為其實不同吳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為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亦春秋之意也

左杞文公卒弗如盟禮也
左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左季孫如晉拜言田也
左見傳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三人之族既盟于比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於是華亥欲代為右師乃與柳比從為之徵公使代之宋公寵信閻寺殺世適座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

夫允此類直書而義目見矣

秋九月大雩楚遠罷帥師伐吳叔弓如楚齊侯伐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強吳

外附則達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未於魯而

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

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未於齊

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

賂而結平或以巨下而擅平或以附夷故而得平

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非也及其事而輕

重見矣

三月公如楚叔孫舍如齊蒞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

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

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

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也

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己而出莫敢干之者

也不能援立嫡家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戕殺優

也

左公至自楚左季子武卒左衛襄公之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嬖始生孟縶孔成子寧康叔謂已立元

左大雩旱也
左徐儀林之聘于楚楚子執之
逃歸惧其殺使遂洩伐徐吳
人救之尹子湯帥師伐吳師
于豫章而次于訖溪吳人敗
其師于房鍾
左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左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
侯許之齊侯遂伐北燕將納
簡公
左暨齊平齊求之也
魯平者成也暨者不得已也
以外及曰暨

左楚子取章華之臺願與諸
侯落之遂啟疆來召公如
楚
谷莊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
之往
左日有食之晉侯問士大伯
曰誰將當月食對曰其衛君
乎晉將上卿
左衛襄公卒晉使欒子如衛
弔且反威曰衛齊惡也長子
周且請命
谷解曰衛齊惡今日衛侯惡
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
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
所以不也王父名子也

左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
 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
 公子勝二妃嬖多有寵屬諸
 司後格与公子過哀公有疾
 疾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
 師而立公子留哀公縊于徵師
 赴于楚其君有二君公子勝趙
 之于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出
 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
 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
 谷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
 及其親所以惡招也世子君
 之也耳弟云者親之也親而
 殺之惡也
 左叔弓如晉負虎視也楚
 人執穰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
 行人也
 谷蘇人以此大夫執有罪也蘇
 行人然接于上也
 左大蒐于紅自根羊至于商
 衛華車十乘
 公蒐者何簡車待也何以
 書蓋以軍書也
 谷正也
 左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
 而殺之楚公子孫疾疾師奉
 孫吳圍陳滅陳使齊封成
 為陳公
 谷惡楚子也
 胡著其果而稱師
 左谷不与楚滅閔之也
 左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
 殖我會楚子于陳
 左楚公子孫疾疾許于夷
 左陳定鄭神室題曰五年陳
 將復討

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羣
 何以爲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
 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殉其私愛施於不
 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
 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秋蒐蒐于紅

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
 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
 人理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九亂

春秋傳二四

一三三五六羅忠

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爲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
 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履霜之
 戒甚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災

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成
 爲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
 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
 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

公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
陳也滅人之國抗人之罪人殺
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存
陳而存之也
陳歸矣
谷邑曰火不志此何以志閔
陳而存之也

左子孟僖子如齊股聘禮也
左子孫圉書時也季子孫子欲
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焉用
速成其以勤民也元圃猶可

元民其可乎
左齊惠葉高氏皆者酒信而
多怨強於陳鮑氏而惡之有告
陳栢子曰子期子良將攻陳鮑
亦告鮑氏栢子授甲如鮑氏栢
子曰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遊伐
葉高氏戰于稷葉高敗國人追
之及敗葉施高強未奔陳鮑
分其室
左平子伐莒取郟故倅始用人
於亳社

左晉平公卒晉鄭伯如晉及
河晉人歸之叔孫婁奔國弱
宗華定衛北宮喜鄭子虎
許人曹人晉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
書必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
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
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
此類爾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與滅國繼絕世
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於孤秦罷侯置
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
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

秋仲孫矍如齊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藥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叔

春秋傳二十

十四

言册七

忠

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前已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
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
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
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眾為己私耳以為復古
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士民皆
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
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

月甲子宋公成卒

左宗公族卒
左叔子如宗葬平公也
左見傳云醉而執之殺之公
子康疾帥師圍蔡
公楚子虔何以名絕為其諺
討也此討賊也強誘之為
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
予也
谷何為名之也夷狄之君誘
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
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
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左氏曰楚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以甲鬻般於申執而殺之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疑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鳴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弑父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討其弑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殘其身諸其室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給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微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

左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

也公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甲書也

之給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

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
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御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
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感而國不廢
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貳事以
簡車徒為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
歟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
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係焉必從權制而
無避矣伯禽服喪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之師

春秋傳二十四

十六

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變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
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
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於高平若此
者君行為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為愛君非不忌也
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仲孫纘會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
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
物以無親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
厥慙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文十五年

左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
祥修好禮也
左見傳

左傳齊歸公不感
公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
左楚子滅蔡用陰天子于闕山
公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
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誅君之
子不立非怨也無繼也思平用
之用之防也蓋以蔡防也
谷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
楚亦也一事注于志所以思楚
子也

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略而不序者
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
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魯獨
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職也今楚將滅
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矣曷為諸國
猶序而大夫無敢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遠
諸侯略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
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與而稱人魯獨諱而不書失
重輕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為不仁失重輕之別為
不知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
也也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怒待人而不求
其備矣

九月乙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
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
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
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或以為未
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
也楚處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
在窮迫危懼之中固未暇立乎其位安得以為未

左齊高偃納北燕伯于唐
因其眾也

公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
谷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不名何

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
左鄭問公卒持為葬除及將

氏之廟子產乃使辟之奇墓室
有當道者弗毀則日中而墮遂

弗毀日中而葬
左宋羊定來聘通嗣君也

左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
君也

左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鄭之役
言人想于晉有平公之喪未

之治也故辭公子慈遂如晉
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對

於享請免表而後听命晉人
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宣後重

穆子曰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
之奔侯季矢曰寡君中此与

君代與亦中之
左季孫不使遂平晉也

左鄭葬竹簡公
左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

謂子仲吾出季氏子更其
位子仲許之州孫昭子更其命

為卿平子伐莒克之更命更命
對仲子師構之家謂平子曰三命

輸父凡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
子朝而命更曰姑將与季氏

故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
故州仲子南蒯公于懸謀季孫

告公而遂淫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聞亂遂奔齊
左楚子獨于州來使蒞侯諸子帥師圍徐以惧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
左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晉陽滅肥以肥子鯀自歸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谷其曰晉狄之也不正其与春秋交代中國故秋稱之也

踰年之君而稱子也假使立乎其位而般死於楚其喪未至不斂不葬世子亦不成乎為君矣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七年有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秋七月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春秋二十四

卷三十四

陽經書晉伐鮮虞狄之也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因執虞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為護固可罪也而狄之不亦過乎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為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人之所以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禽獸逼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

春秋傳卷第二十五

昭公二十

中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內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舉大眾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無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無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

春秋傳二十五

上卷信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楚師伐徐楚子虔次于乾谿為之援公子棄疾君陳蔡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率羣失職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晉比而立之令于乾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或曰昭元年楚虔弑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于棘圍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為之臣虔又弑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弑其君虔何也曰凡去國出奔

左叔子圍費弗克敗焉

左楚子之為令尹也亦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在遠居田許而曾許圍蔡有宥於王使與於守而行中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聞常也中大夫奪成然邑曼成然故事之祭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消曼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群喪敗之族廢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國城克息丹城而居之觀起之也其子信在蔡事朝吳以蔡公之命召子子子哲及郊而告之情強之盟以入楚及郊公子以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公子弃疾為司馬使觀之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師及營梁而潰王縊于干尹申亥氏觀注謂于干曰不亦弃疾乎得國簡受禍于干曰余不忍也乙卯弃疾使使周定而呼曰王至矣又有呼而走者曰眾至矣天子自自殺弃疾即位

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谷自晉有奉為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



而君不以爲臣則晉於欒盈是也臣不以爲君則公子鱣於衛是也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係纍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底祿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於欒盈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安得以爲比非楚臣而度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弑其君度明於君臣之義也或曰度弑邾敖以立比之獲罪豈其無討賊之心而徒貪元位歟曰春秋罪比不明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賊之心

夫比雖當次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之常以取國言之比具五難而棄疾有五利此事之變也爲比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爲曹子臧魯叔盱不亦善乎不然身居公尹都貴戚之卿爲社稷鎮亂不自己亦可也今不脅於勢而忘其守怵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爲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此類是也悲夫聖人垂戒之意明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棄疾立比爲王而已爲司馬固君比矣而又殺之

左見前
公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身意不當也則焉爲加稱焉亦以棄疾不半效而不立大夫相承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上言將自是爲君也

谷當上之辭也者謂不於以余
乃以君子之也楚公子弃疾亦公
子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伐楚
弃疾王其事故嫌也

左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
皆有貳心為祁諸侯晉侯以諸
侯來討祁向曰諸侯不可以不
威乃孟徵會晉于吳水道不可
子鮮乃還治兵于邾南甲車四
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
盟齊人不可叔向告于齊曰諸侯
盟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齊人
懼對曰敢不唯祁向曰諸侯有
聞矣不可以不示眾治兵建而不
旆中甲復旆諸侯畏之齊人言
人趨於晉曰魯朝夕伐我之不
共齊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將向
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請君
元勳子服惠伯對曰君信重矣
之許以絕兄弟之圍寡君聞命
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
足以元道行之必可畏也况率有
道其何敵之有牛吳齊饋諸
豚之上其畏不免南鄭子仲之
言其屬可弃乎若奉晉之眾
用諸侯之師因祁向把節之怒以討魯罪何求而弗克魯人俱听命

則宜書曰棄疾弑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
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
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帥四族眾而使之入楚則入
殺太子祿而立之為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
眾恚如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
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為而比未嘗可否之也
安得為棄疾之君乎然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
季弟也立比為王肱為令尹疾為司馬蓋國人以
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
文歸獄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

春秋傳卷五

三

厲

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懷惡者亦無
所隱其情矣

燕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按左氏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齊侯
往朝于晉燕而投蜚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晉人
知其亦將貳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
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
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軟
及虢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為申之舉遷賴於

用諸侯之師因祁向把節之怒以討魯罪何求而弗克魯人俱听命

鄆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耻自強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愾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事之預耻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囿之築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按左氏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諸侯畏之辭諸魯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猶必可畏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請君無勤魯人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

左同盟于平丘齊服也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谷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也 見前傳
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

也 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
與誠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

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蓋或善之
而以為惡何哉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
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束牲不軟相命
而信自喻者矣有納斥候禁侵掠誠格而不復叛
者矣其次猶以載書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
越者則未聞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
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詐絕兄弟之歡求逞私憤間
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強衆相誇恟疑恐喝
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
義之大宗也曾是以為善乎詞繁而不殺則惡其
競力不道為後世鑒也

春秋傳十五

五

余章

公不與盟

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耻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
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耻矣曷為直書其事
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
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軟血以中國
同喘夷狄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
心而以威詐涖之具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
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耻者必為之隱諱至會
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

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為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
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
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歉乎哉直書其事示
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
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強逼元年伐
莒疆鄆十年伐莒取鄆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
其君民食於家其不臣甚矣何以為執伯討乎晉
人若按鄭言所託有無之狀究兩刺子仲奔叛之

春秋傳卷二十五

六 三十一

因告於諸侯以其非執之請於天子以六義廢之
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欽悉邑為公室之民使
政令在石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魯與邾
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鄆鄭之故又非昭公意也
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
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
也何得為伯討乎稱人以執罪莒之偷也

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虔遷六小國於荆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
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廬歸于

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
會不恥也諸侯遂亂反陳蔡
君子取不與焉
左楚之滅蔡也靈王送許明沈
道房申於荆高平王即位既封
陳蔡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
廬歸于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
歸于陳禮也
公此言滅國也其言歸何不与
諸侯專封也
谷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
日之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与楚滅也

左葬蔡靈公禮也
谷穀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
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左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
諸侯相朝講曰好也執其卿
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
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左吳滅州來令尹子期請伐
吳王弗許
左見傳意如至自晉尊晉
罪也禮也
谷大夫執則致則名意意
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

蔡悼世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詞也陳
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處之得滅也其
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亡世子之子
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
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
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處而諸侯不能救復封
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
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為後法大要
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為心與滅國繼
絕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如

三十七

春秋二十五

七

忠

此為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按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
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
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瘳於晉乃歸季孫其
始執之為之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
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
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
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

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
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
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
春秋之深戒也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
卒

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
內錄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
薛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何獨於莒則不往乎方
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許其疆鄆取鄆之罪于方

春秋二十五

八三三十八

忠

伯而見執矣為是怒莒故獨不會其葬也夫怨不
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在相公時雖與衛戰而
宣公卒則往葬之不以私故絕吉凶慶弔往來施
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
傲很修怨敢施於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除館
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
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苟不遠之其能國乎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天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
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
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
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
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
殺意恢殺出君而納庚與許之

左傳餘侯殺庚殺公子意恢郊
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
谷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言言无大
夫也言无大夫而曰公子意恢
意恢賢也
左傳子武宮叔弓卒事籥入而
卒去樂卒事禮也

公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
谷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
去樂卒事禮也

左氏云極言朝日之在祭也
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
廢子於祭子亦長矣而在下
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
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廢諸祭
二三子莫之知也而在其上亦
難乎弗魯必及於難於人遂
朝吳、出奔鄭

左氏曰禘于武宮叔弓蒞事籥入而卒去樂卒
事有事於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按
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
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於宗廟
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按禮衛有太史柳莊寢
疾君曰若疾蒞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
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
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
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蒞事籥入而卒於
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
宗廟大臣蒞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
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
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儉故去樂而卒事其
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何
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
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
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為出
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

左公在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弑父與君蠻氏亂而無實其罪之輕重亦差矣

夏公至自晉

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因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懣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

春秋傳三王

十一

三

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初八日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郊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闢土服遠以圖強霸則

左晉昭公卒
左大雩自平也
左季孫子如晉葬晉昭公

左小邾穰公來朝公与之宴
左日有食之說史請所用帶胎
子曰日有食之諸侯用幣于社
禮也平子弗從
左郊子來朝公与之宴
左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
於韓與三塗晉荀吳帥師涉
自棘澤使祭史先用牲于維
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
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
奔楚

左有星字于大辰中漢曰星所以除日而新也諸侯具有大星于在守衛陳鄭手鄭釋寤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華玉璫鄭必不火于產弗與
公字者何善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大心也何以書記異也
谷一有星字于大辰者蓋于大辰也

左吳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舟舟豈唯死之罪眾亦有焉請精取之以救死眾許之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公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故也
谷兩夷狄曰敗楚人及吳敗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

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纔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

各有星字于大辰

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字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字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敵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因將墜吳而降之罰也故云祿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

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言戰不言敗勝奇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准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眾民不足恃也攷其所書平末強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左曹平公卒

左宗衛陳鄭皆火禪寔也

用吾言云

公何以書記災也何異乎記異

也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

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谷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

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

鄭災

按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備至于書焚室而寬其
征與之村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
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
先亡也初禪寔言於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
我用瑾學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災寔
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
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禪
寔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

春秋卷五

十一

三

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
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六月邾人入鄆越葬曹平公許遷于白羽
也

左見明年傳
左葬曹平公
左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
曰許於鄭仇敵也晉鄭方睦
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
矣君盍遷許楚子說使王子
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左見傳

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
也初邾人籍稻邾人襲鄆盡俘之邾子曰余無歸
矣從幣於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
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鄆俘此所
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鄆之俘具善意也故書伐邾
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左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
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
公止進藥而藥亦是以君子加
弒焉左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是君子之所止也
谷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
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按左氏許悼公瘧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弒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弒君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歎飭焉嗟不容粒未逾年而

三十四 春秋傳卷五 十四 王禮

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弒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弒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於三傳之說則誤矣必若此言夫人而能為春秋奚待於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楊朱為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闕之以為禽獸逼人將扣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譏其過者知此說則

左齊高穀帥師伐晉。子齊紀
鄭齊師八紀

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子弑
也止進葬而葬也葬亦則焉
為成弑焉子弑子直之不及也
葬許悼公是君子之故也
谷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弑父也
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公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時
也詳則易為不言身詳為公子喜
時之後詳也
谷自無言者身事也言无大夫
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責取之而
不以叛也

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為弑君之意矣

已卯地震。趙齊高發帥師伐莒。葬許悼公。

何以書葬穀梁子曰不使止為弑父也其說曰子
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
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
志既通而名譽不聞支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
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
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觀止自責可謂
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弑君獲罪此為人臣子而
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太子自其初生固舉以
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為赤
子而其教已有齊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
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

三十三

春秋傳二二五

十五

忠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待放也古者
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
玦則去踰境則為位向國而哭素衣裳冠不說人
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
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
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

左衛公孟縶狎齊豹存之司寇

與郵公孟縶北宮喜皆師圖欲
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謀
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皆師
圖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曾
於公孟縶駮來為將作亂而謂
之曰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
子事公孟今聞難而逃是借子
也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
于公孟宗魯以皆故之斷脈以中

公孟之有皆殺之
公母兄稱兄何以不立有患疾也
谷盜賊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
累也

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
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父子孫惡惡止
其身以其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與
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
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蓋得春秋之旨矣

緘盜救衛侯之兄縶

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
其書為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
險危大人而有名且徹攻難之上將奔走之臣竊
以為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駮縶
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
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斬此名而不與
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預聞行事又以
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
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周事豹而
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
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
人發其食藪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
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
矣

左見明年傳

左蔡平公蔡太子朱朱位左
甲叔孫為政李孫故惡諸晉使
有司以齊鮑國歸魯之禮為士
左見傳左晉去鞅來聘
公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
谷自陳有奉焉入者內弗
受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
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
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按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
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羣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
弗許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為質公怒攻之華
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
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蕭者而
不言宋此獨稱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蕭皆其

春秋二十五

七

忠

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
華氏居廬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
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
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
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曾孫修職郎隆興府司戶參軍絳校勘
從政郎充隆興府府學教授黃汝嘉校勘

左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
物也禍福何為陽不克也故常為
左梓孫輒卒
左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
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
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送
王欲楚之必圍蔡人俱出朱而立
東國
谷東者東國也何為謂之東也
王父誘而奔焉父仇而用焉奔
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
左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將伐
鮮虞故諱公

春秋傳卷第二十六

昭公下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
宋南里出奔楚

齊北郭啓帥師伐莒子將我莒羊牧之諫曰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听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子行成言子如齊治盟于稷門之外言於是乎大惡其君
引楚遠使告于宋曰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寡君請受而戮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亥知因而致死楚耻无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乃固請出之宋人送之出奔楚
谷自宋南里者事也

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毋弟為質
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
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
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
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成怠於懲意固請逸賊
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
子朝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
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
不衷獎亂人之惡自見矣
大蒐于昌間

春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

昭公之時亢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
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王者
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
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于有莘少長有禮
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于洛陽袒而發喪為義



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
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太山以雍徹其宰則據
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惠為此春秋
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
亂

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
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
競其作鴟鴞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
室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諸夏

為庭之曰夷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
近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

適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
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
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
違節為權故季札辭國恥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
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子策鄭突歸而公氏以
國陽生入而得係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
也其義為行無易樹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
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於後其為來世法

左王子朝賈起有寃於景王欲立
之劉敬公之庶子伯也爭單穆公惡
寃之為人也顧亦之入惡王子朝之
言以為亂領去之王田北山使公卿皆
從將奔單子劉子王有疾崩于棠錡
氏劉子推手年九子單子立劉也
見王遂攻周起亦之葬景王明皇群
王子于單氏王子朝因曰官百王之
戰秩者與及景之族以作亂以逐劉
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社宮以
婦王子還夜取王以如社宮單子出
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明而復
劉子如劉單子亡群王子退之單子
奔還姓數弱職延定劉子朝奔京
伐之劉子入于王城叔鞅至自京師
言王室之亂也
公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
谷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

左單子欲告急於晉以王如平時於
皇朝時代是司徒配以王師敗績于
前城百二叛伐單氏之宮數焉反伐
之代東園晉籍談首謀帥九州之
戎及焦瑒溫原之師以納王子于城
單子劉彊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
人敗陸渾子社
公其稱王猛何當國也
谷以者不以者也王猛攝也

戒明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
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
卑貴不以乎賤不以乎小劉蚤單旗臣也曷為
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
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按左氏景王太子壽
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荀皆其母弟禮
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
為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爭欲
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
不足以懼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
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強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
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
易曰王居無咎稱居于皇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
稱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
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
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

白見上
公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意也
谷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

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

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喻年而稱王名不

當稱立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

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

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

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

再書于策以著上下舛逆為後世之深戒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癸丑叔鞅卒晉

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晉人圍郊

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備濟

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

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

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威晉為方伯不

奔聞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王之

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氏曰庚輿虐而好劔苟鑄劔必試諸人國人患

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輿來奔齊人納

郊公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

左王子猛卒不成後也敬王即位館

于子旅氏

公此未喻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

何不與當也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

弟及之辭也

谷此不卒者也其日卒失嫌也

左邦人城翼還逐取邦師邦人想

于晉晉人未討叔孫婁如晉人執

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言使人

也

左二師圍郊郭潰王使告問

公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易為不敵乎

周不與天子也

左見傳

左傳卷二十六

四

禮道

左天伐州未楚遠越帥師及諸侯
之師奔命故州未吳人懼諸鍾
子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楚
奔請也者去備遠威吳子光之
子雖父子吳以罪八三千先犯胡沈
與陳三國敗楚復明沈之君及陳大
夫舍明沈之四使奔許與蔡頓曰
吾君死三國奔楚師大夫書曰
胡子鬯沈子逞滅獲陳夏趙書
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公此偏戰也易為以詐敵之辭言
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中國亦
不與夷狄也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
楚國何吳少進也
谷中國不言敗此言敗何中國不
敗胡子鬯沈子逞其滅乎其言敗
釋其滅也獲者非與之辭也上下
之辭也

心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與免死道
左而出奔於魯幸耳人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
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
者也微之為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
達王事名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衆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鬯沈子
逞滅獲陳夏趙

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為
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
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

卷二十六

五

原

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
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摠言吳人
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
書爵書名書滅者一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
守役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
曰胡子鬯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感其
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
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
滅胡子鬯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
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

左傳子取訾劉子取墻人直人王子朝入于尹單子劉子欒齊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公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者天子也谷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谷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

吳獲陳夏馮斿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矣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曰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或曰稱氏者時以氏稱之也詩云

三六四 春秋傳二十六 六一 忠

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詩也亦譏世卿與為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有美而或過有刺而或深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由正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與也徇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今此書有疾乃復殺耻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耻矣有耻

左公為叔孫姑故如晉及河有疾乃復公何言乎公有疾乃復余取也谷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
為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
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
正憂患疾疾有德慧智術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
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耻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
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左晉士孫羊逆叔孫于箕叔孫
受礼而歸媿至自晉尊晉也
谷大夫執則致則知事由上致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叔孫
婁至自
晉

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
舍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
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猶有動
心忍性強於為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乾侯
觀意知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其
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
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哉舍至自晉特以
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日以卒之所以
表其節為後世勸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

釐卒吳滅巢

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

左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
也
左大雩旱也
左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吳人鐘
楚而邊人不倫逆風巢及鍾夷
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

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鄰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成以此為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明此為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為首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夏叔詣會魯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左季公若之子婦為小邾夫人生守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左見傳

春秋傳卷六

八

原

按左氏鄭子太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耻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懼乃徵會於諸侯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成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盆之屢敗敬王初立于朝之眾召伯奭南宮嚚甘栢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九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亦何足勅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

左有鸛鳴來巢書所无也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尔非中國之
禽也宜穴又巢也
谷一有亡曰有未者來中國也鸛鳴
穴者而曰巢或曰憎之也

左書再雪早甚也
公有雪者非雪也聚眾以逐季氏也
公季者有中之時也又有繼之時也

靖亦惟友邦家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
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
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
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有鸛鶴來巢

傳曰鸛鶴不踰濟濟水東北會于汶魯在汶南其
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
君象也鸛鶴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
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
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文雩

左氏以再雩為早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
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
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有鸛鶴來巢異之甚
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
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
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日雉升
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己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
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
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

左季公鳥娶妻季齊鮑文子生申公
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
申夜姑相其室及季似與獲人檀
通而俱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通
之妻曰公若欲使余又許于公府曰展
與夜姑將要之余秦姬以告公之
與公甫告平子。拘展於下而
執夜姑將赤之公若將為之請公之
使速赤之故公若怒平子。怒益
宮尹邱氏故邱昭伯亦怒平子滅
昭伯之後弟會為譏於臧氏而逃
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
老夫遂怒平子公若獻于於公
為且子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
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以難告

郈孫以可勸代季氏平子登且而
請曰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
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
子家子曰君以許之弗許公使郈孫
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言於其
眾曰君之何皆曰无季氏是无叔
孫氏也臧氏曰然則殺諸帥後以往
陷西北隅以入孟氏使登西北隅
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
氏執郈昭伯赤之遂伐公使公孫
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
陰公先至于野井書曰公孫于齊
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
公以過禮相見曰唁。公不得之於
魯也孔子曰其禮與其辭是觀矣
谷孫之言猶孫也諱齊也次正
也平失國曰唁。公不齊入於魯也

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
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
為後世鑒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公欲伐
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已久君無多辱公不從
意如登臺而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
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
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
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

三十五九

春秋二十六

十一

忠

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
以君伐臣曷為不勝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
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
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
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郈帥師取卞也不以
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
一動而公子慙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
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
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
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循

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詞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詞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顧娶孟子爲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詞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爲禮哉其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將帥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

曲棘

按左氏宋元公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

左昭子奔於其寢使祝宗祈死卒
左見傳
公曲棘何宗之邑也諸侯卒於封內
不地此何以地也魯內也

左齊侯圍鄆
公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
谷取易時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左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左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谷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於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為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

于鄆

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

左見傳
谷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以大公也

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而大夫專邑是謂叛
君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夫

夏公圍成

戎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
申豐適齊貨以立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
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
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
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
也若使羣臣從魯君以下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
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釗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

春秋二十六

十三

諱

師者景公怵於邪說為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
成則左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
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把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
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左氏曰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成公
般成周而還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
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
降為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弱其世適之罪
著矣

左盟于鄆陵謀納公也
谷公居于鄆公在外也至自會道
義不外公也
左楚平王卒立昭王
左單子如晉告急劉人敗王城之師
于尸氏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
敗績劉子以王出入于齊靡晉知
躒趙鞅帥師納王晉師克鞅
伯盈逐王子朝及召氏之族
毛伯得尹氏固南宮靈奉周之典
藉籍以奔楚召伯逆王于虢及劉子單
子盟王入于城晉師使成公般成周
而還
公成周者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
谷周有人无出也

左見前
谷遠矣非也奔直奔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眾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踈薄子猛將斬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為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入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

春秋左傳

十四

卷之六

也景王不鑒覆轍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二十有七年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左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言在外也
左吳子欲自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若若然
工尹糜帥師救潛吳師過于窮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弟可失也告縛設諸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遂弑王吳公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為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

左傳直而和國人說之令君子常願
而信諒元極讚卻宛焉遂令攻卻氏
子惡聞之遂自殺也
左見傳

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
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
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閹寺而當
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
臣稱國弑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

楚殺其大夫卻宛欽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
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按左氏扈之會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
公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北宮喜曰魯
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

春秋傳二十六

十五
三四四

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
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
者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
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文十五年諸侯盟
于扈將為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
侯略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
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
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况成周
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捨
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公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
九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左公如齊侯請享之子家子其飲
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家
子乃以君出
左公如晉持如乾侯子家子其造
於竟弗听使請逆於晉使公復于
竟而後逆之
谷次于乾侯公在外也

左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
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甲
君美君祗辱焉
公如乾侯
谷言公不得入於魯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
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

滕子寧卒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

唁公

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修方
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
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

三十一

春秋二十六

十六

忠

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
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
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
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
設禮以享而使宰獻遣使來唁而稱主君微君之
躬矣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
之正也齊之先世常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
九伯之命矣魯為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
於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
使唁公豈得禮乎

谷村諸年孝孫意如曰叔便无病而死此皆无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公已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邪之有為邪之君存焉也谷潰之為言上下相薄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壞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左公如乾侯不先言與與乾侯非公且繼過也

谷中國不存公、故也

左晉頃公卒

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被七月冬十月鄭潰

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王無愛徵至于潰散豈非昏迷不反自納於罟獲陷奔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斲政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其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後世戒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鄭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

左氏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
燭庸二公子奔楚。子大封而定其
徒將以害吳也。子西諫弗听。吳子怒
執鍾吾子遂伐徐滅徐遂奔楚。
吳子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楚於
是始病。
左氏傳
左公在乾侯言不能內外也

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
躒于適歷。

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
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
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出君不事專有
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逆哉
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
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
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北域加之惡謚安
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
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謂
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
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
臣可知矣此不待賤絕而罪惡見者也得春秋所
書之意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
葬薛獻公黑肱以盪來奔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
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夏吳伐越秋

左薛伯卒同盟故書
左首葬以晉侯之命言公且曰薛伯復
葬以君命討於意如不敢逃死者其
入也公曰將使歸葬除宗祧以事君
則不能見夫人已首葬掩耳而吏曰
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怒
亦忌于姑婦祭于家子曰君以乘
八于會師季孫必與公歸公欲泛之
來泛者魯公不得歸

魯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左邦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

公文何以元邦者通濫也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封衛也讓國也

谷其不言邦黑肱何也別于邦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

左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且言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

鄆子

左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公闕者何邦姜之邑也曷為不駮乎解姜諱也

左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

左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虽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魯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也

谷天子微諸侯不事觀天子之在者惟祭與乎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其正也

左公薨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

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

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

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

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而出

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甯所逐而出奔入

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

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

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

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意如專執國命四世

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

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

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為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

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

鄆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每歲必書

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為人君者觀春

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

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